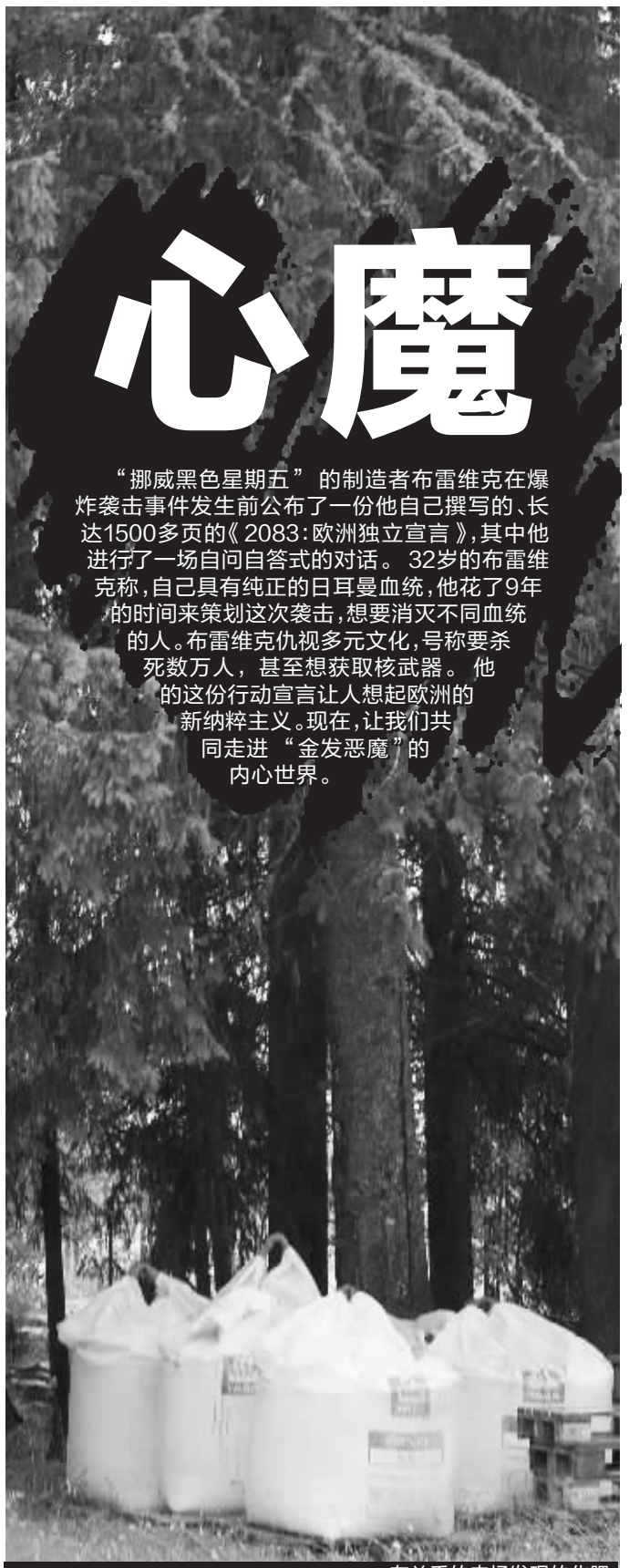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快報
24小时读者热线:96060
快报微博 t.dsqq.cn 掌上快报 m.dsqq.cn
都市圈圈网www.dsqq.cn
我能网 www.wonengw.com

心魔

“挪威黑色星期五”的制造者布雷维克在爆炸袭击事件发生前公布了一份他自己撰写的、长达1500多页的《2083:欧洲独立宣言》,其中他进行了一场自问自答式的对话。32岁的布雷维克称,自己具有纯正的日耳曼血统,他花了9年的时间来策划这次袭击,想要消灭不同血统的人。布雷维克仇视多元文化,号称要杀死数万人,甚至想获取核武器。他的这份行动宣言让人想起欧洲的新纳粹主义。现在,让我们共同走进“金发恶魔”的内心世界。


在凶手的农场发现的化肥

“这样的内心问答世所罕见,高水平的提问令人印象深刻,沉着而平静的回答使人感到不安”

——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评论

1 问:是什么原因让你计划了这次袭击?

答: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

对于我本人来说,应该是我们政府多年前所参与的那次对塞尔维亚的轰炸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竟对我们的塞尔维亚兄弟(塞尔维亚人普遍信奉基督教下的东正教)做出如此行径,这让人完全不能接受。还有很多类似事件。

这些都坚定了我采取此次行动的决心。从一开始,我们的政府和媒体的屈服,使我们越来越抬不起头,致使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移民通过政治庇护、组织机构或者亲属关系来到挪威。

2 问:说出一个你想见的人的名字。

答:教皇或者普京

教皇或者弗拉基米尔·普京。普京似乎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公正而坚决的领袖,但我不知道在这一问题上(有关宗教和国家身份的纯洁化问题——编者按),他是否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,抑或是最可怕的敌人。普京老谋深算、高深莫测,我完全不希望看到他站到我们的对立面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很显然,对于此次袭击事件他不得不做出批评的言论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3 问:你乐观吗?

答:我绝对乐观

我绝对乐观。我确信,文化多元论最终都会自取灭亡。当机遇之窗向我们敞开之时,我们一定要做好夺取国家军政财源的准备,一旦时机成熟,我们就绝不犹豫。为了赢得能给我们自由的机遇,能使我们的亲友重获自由的机会,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。我本人在精神上早就做好了准备,我愿为欧洲的兄弟姊妹们献出我的生命。

4 问:袭击是对文化多元论者表达的怨恨吗?

答:不,完全不是这样。

不,完全不是这样。如果文化多元论者愿意放弃他们的论调,不再允许移民活动并能够将境内的移民都驱逐出境,我会原谅他们过去所犯下的罪行。反之,如果在2020年之前他们仍拒绝妥协,那他们将不再有任何回旋的余地,我们将会把他们一一清除。

其实我一点都不憎恨移民,我知道在欧洲就有很多高尚的移民,实际上有几位还是我多年的朋友,我对他们到现在都心存敬意,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会允许移民在欧洲的存在。我们计划在2020年之前夺取政权,届时仍未被同化的移民将被全部驱逐出境。尽管目前此事的进展让我很是烦恼,但我想说的是,我会为了我所爱的欧洲、欧洲文化以及欧洲人民而努力。这么做并不表示我反对差异性的存在,但接受差异性并不等同于允许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人民遗失殆尽。这么做并不表示我反对差异性的存在,但接受差异性并不等同于允许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人民遗失殆尽。

5 问:你说自己的血统很纯正,是这样吗?

答:我有纯粹的维京人血统

我为拥有纯粹的维京人血统而感到骄傲。我的名字叫安德斯·贝林·布雷维克,“布雷维克”是早在维京海盗时代之前就出现的一个挪威北部的地名。“贝林”则是基督教出现之前日耳曼语中的一个名词,指熊或者被熊所保护的人。

6 问:你什么时候开始为行动做准备的?

答: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

从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吧,当时我加入了进步党的青年组织,这是个反移民和反市场自由化的团体。因此,全国的记者都认为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些种族主义者,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在攻击进步党,有的代表了非政府组织的言论,有的代表了其他政党的言论。进步党人士甚至被舆论称作是纳粹分子,被贴上了“法西斯主义者”的标签。当时我就看清了这虚伪的社会,所以被进步党所吸引,而且那时只有这一个政党是反对多元文化的。

2000年左右,我意识到欧洲民主在与欧洲多元文化的斗争中失败了。如今有数百万移民拥有投票权,同这样的民主体制相抗衡显然不再可能,同文化多元论者长达40年的对话就这样灾难似的收场了。就在这50到70年里,欧洲人就已经沦为了少数群体。所以我决定寻求新的方式来表示我的反对态度,但最大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。据我所知,目前还没有任何武装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、基督徒或者反圣战运动。

文化保守主义,或者叫民族主义。若从政治运动的角度来看,我倾向于下面这几个词,全国抵抗运动、原住民权利运动甚至是右翼革命运动。

7 问:对你欧洲的兄弟姊妹有什么话要说?

答: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

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,我们在欧洲有着成千上万的拥护者,有成千上万全力支持我们并愿意同我们并肩作战的人们。希望我能够帮助你们、鼓舞你们。只要建立一个脸谱网的账号,按照这本宣言中的指引去做,你就会成功!

本版消息综合新华社、中国日报

嫌犯老父“震惊”

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震惊世界,其中也包括嫌疑人安德斯·贝林·布雷维克的亲生父亲延斯·布雷维克。这名老人说,得知挪威发生的惨剧与儿子存在关联,他深感震惊。

《世界之路报》24日刊发对延斯·布雷维克的采访。他已经退休,现定居法国,自1995年起与儿子失去联络,最近两天看到关于儿子和袭击案的新闻报道,令他着实吓了一跳。他说,他从未与儿子共同生活,只在儿子少年时有过接触。至于儿子为制造袭击筹划数年,他更是一无所知。

袭击嫌疑人布雷维克在发布于互联网的一份“宣言书”中提及父亲,称后者曾担任挪威驻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,在自己出生后与母亲离婚。父母分别再婚,母亲嫁给一名军人。

袭击宣言是抄袭

据澳大利亚《每日电讯报》7月25日报道,制造挪威“黑色星期五”的元凶布雷维克在网上公布的“袭击宣言”并非原创,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向臭名昭著的“大学炸弹客”泰德·卡钦斯基抄袭的。

“大学炸弹客”泰德·卡钦斯基又称“邮包炸弹客”,目前正在狱中服刑,他曾多次向美国高等学府邮寄邮包炸弹,造成多人伤亡。卡钦斯基曾发布“炸弹客宣言”,宣称要向科技宣战。

据悉,布雷维克的“宣言”内容,很大一部分都引自“炸弹客宣言”的开头几页。在抄袭过程中,布雷维克还用“多文化主义”等词汇替换了卡钦斯基文中的“左倾主义”,因为他认为卡钦斯基关于“左倾主义”的冗长言论听起来给人怯懦的感觉。

行凶前美容拍照

布雷维克在作案前一周,准备了2000欧元(约人民币2万元)召高级妓女,好让自己“在行动前放松身心”。另外,他还在拍卖会上买下3瓶1979年的高级法国红酒,“准备在袭击前享用完最后一瓶”。

布雷维克行凶前,在网上公布了一批艺术照。他在“宣言”中写道:“作为一名‘抵抗组织’的领袖,绝不能让自己沦落成本·拉丹那样邋遢的‘山顶洞人’。”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美容计划:“首先,上美容院美黑,让自己看起来更健壮;拍艺术照前的7天内必须坚持健身;还要剪头发、刮胡子,或者到男性美容沙龙化个淡妆……这听起来也许不像骑士做的事情,但我们必须在袭击前保持最佳容貌。”

希望获取核武器

“宣言”不少篇幅谈论袭击策略和方法,包括“声东击西”。他在奥斯陆市中心引爆炸弹,吸引警方注意,真正目标是于特岛夏令营。在于特岛,他伪装成警察,使营员“迷惑和犹豫”,继而大开杀戒。

遇袭夏令营由挪威工党青年团举办,首相延斯·斯托尔滕贝格定于23日在岛上对营员讲话。布雷维克在“宣言”中谈及渗透“敌方组织”,“在与最大政党相关联的青年夏令营谋份差事是方法之一。首相在夏天时常去视察”。

他提及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,甚至希望用一件核武器威胁西方国家政府。

布雷维克在“宣言”中说,发动袭击是为引起注意,“推销”这份“作品”。

布雷维克自称有同伙

80名“烈士”单独行动

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24日援引文件的内容报道,2002年4月,布雷维克在英国首都伦敦与9名极右翼人士秘密会面,成立一个“十字军”性质的组织。这次活动由两名英国人发起,其他“代表”分别来自法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荷兰和俄罗斯,身份是“成功的企业家、商业或政治领袖”。这些人中,英国人“理查德”成为他的“导师”。

布雷维克在“宣言”中说,西欧有15至80名像他一样的“烈士”。这些人单独行动,“完全不为敌人所知”,发动袭击可以“出其不意”。

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报道,布雷维克在其网上公布的文件中指出,在西欧约有80名像他这样的“单独行动烈士”,这些人准备和他一样发动袭击,以推翻对移民容忍的欧洲各国政府。

根据布雷维克的描述,每个“烈士”都承担着“主动发动袭击的责任”。他们了解当地地形,“敌人”又对他们毫无察觉,所以这些战士具备“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能力”。

此外,布雷维克还是一个反对多元文化和女权主义的秘密社团的成员,该社团2002年4月在伦敦成立。该社团认为,任何赞成移民的政治家都应被处“死刑”。据悉,社团成立之初还有另外7人参加,布雷维克透露说这7人多数是成功的企业家、商界或者政界的领导人。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核实这些人的身份。

极右思潮考验欧洲

布雷维克是一个典型的极右翼分子。从目前透露出来的情况看,他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,曾加入挪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。布雷维克制造的凶案伤亡如此巨大、手段如此残酷,令人震惊。奥斯陆上空的浓烟和于特岛上的斑斑血迹警醒世人:一股极右思潮正在欧洲抬头与升级,已形成对欧洲政治社会秩序的挑战。

二战后,对纳粹的清算使得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无容身之地,欧洲主流价值观普遍支持“种族平等”和“多元文化”,欧洲主流社会对移民总体是宽容的。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,为解决劳动力不足,西欧从中东、非洲地区引进大量劳工,移民的数量随着家庭团聚和婚姻等方式不断扩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由于文化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,民族融合问题成为老大难,移民中存在的教育水平低、治安差、吃福利等问题,为排外的右翼思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。

近年,落入困境的欧洲经济也成为极右翼思潮滋长的催化剂。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让欧洲经济持续低迷,失业率居高不下,激起了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,极右翼势力借此得以扩张。从丹麦、荷兰、芬兰到法国、德国、奥地利,极右翼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政治主流中,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局呈现“向右转”的趋势。

极右势力的兴起破坏了欧洲社会生活秩序,无辜民众深受其害。在欧洲,“光头党”“自治国家主义者”等极右翼组织频频在街头闹事,毁坏财物,制造种种暴力事件,公众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。仅在德国,右翼分子2008年就制造了2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。

在政治上,一些极右政党已经在一些国家获得议会席位,有的甚至已经进入政府,使得一些国家不断收紧文化宽容政策。极右政党的走强已经影响到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决策,“右倾”的色彩冲击着欧洲的政治秩序。

文化多元和族群包容是欧洲二战后一直坚持的主流价值,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之一。从本质上说,欧洲的极右翼思潮是挑战现有的主流价值,其反文化、反社会的狰狞面目日益凸显。

如今,挪威凶案用血淋淋的现实给欧洲国家以警示:极右思潮已经屡屡闯过红线,正在走向危害生命和社会的极端。如何在继续推动主流价值的同时遏制极右思潮的蔓延和升级,欧洲社会正面临考验。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李蓉